春秋集傳

圖天所賛也○穀梁傳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親之也親而奔之惡也○胡氏傳夫后子出奔其父禍之而罪秦伯何也春秋以均愛望人父而以能友責人兄父母有愛妾猶終身敬之不衰況兄弟乎兄弟翕而後父母順矣故不曰公子而特稱秦伯之弟云

許氏曰人君愛子使之寵貴以基亂適足禍之也志秦后子以爲世戒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 公羊穀梁作大原

左氏傳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羣狄于大原崇卒也將

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以什共車必克困諸阨又克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爲行五乘爲三伍荀吳之嬖人不肯即卒斬以徇爲五陳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爲右角參爲左角偏爲前拒以誘之狄人笑之未陳而薄之大敗之○穀梁傳中國曰大原夷狄曰大鹵號從中國名從主人

胡氏傳按六月宣王北伐之詩其詞曰薄伐玁狁至于大原而詩人美之者謂不窮追遠討及封境而止也然則大原在禹服之內而狄人來侵攘斥宜矣其過在毀車崇卒以詐誘敵人而敗之非王者之師耳使後世車戰法亡崇尚步卒以變詐相高日趨苟簡皆此等啓之矣書敗狄識之也○許氏曰亂世逐爭奇變滋起兵車重遲寖廢兆此矣荀與交剛皆書晉人至是書鄉帥師狄強而晉衰

也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莒展輿出奔吳_{公穀無輿字}

左氏傳莒展輿立而奪羣公子秩公子召去疾于齊秋齊公子鉏納去疾展輿奔吳○程氏傳去疾假齊之力以入莒討展輿之罪正也故稱莒遂自立無所禀命故不稱公子自以為公子可立也展輿為弑君者所立而以國氏者罪諸侯也虢之會雖國亂未與然諸侯與其立矣故欲執叔孫也稱莒展輿見諸侯之與其立也

叔弓帥師疆鄆田

左氏傳因莒亂也○杜氏注春取鄆令正其封疆○趙氏曰凡疆田而書帥師皆有難也○劉氏傳何以書譏何譏爾以亂爲利也

葬邾悼公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公穀麇作卷）

左氏傳秋楚公子圍使公子黑肱伯州犁城犨櫟郟（三邑本鄭地）鄭人懼子產曰不害令尹將行大事而先除二子也冬楚公子圍將聘于鄭伍舉爲介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伍舉遂聘十一月己酉公子圍至入問王疾縊而

弑之遂殺其二子蔡及平夏右尹子干出奔晉宮廏尹子晳出奔鄭殺大宰伯州犂于郟葬王于郟謂之郟敖使赴于鄭伍舉問應為後之辭焉對曰寡大夫圍伍舉更之曰共王之子圍為長○胡氏傳公子圍弑郟敖而以疾赴諸侯曷為因而不革乎曰圍弑君以立中國力所不加而莫能致討則亦已矣大合諸侯于申與會者凡十有三國其臣舉六王二公之事其君用齊桓召陵之禮宋向戌鄭子産諸侯之良也而皆有獻焉不亦傷乎若革其偽赴而正以弑君將恐天下後世非獨以簒

弑之賊爲不必致討又可從之以主盟會而無惡矣聖
人至此閔中國之衰微而不振懼人慾之横流而莫遏
是故察微顯權輕重因諸侯之策書而不正其篡弑之
罪所以扶中國存天理也

楚公子比出奔晉

左氏傳公子圍弑楚子右尹子干出奔晉宫廏尹子晳
出奔鄭○蘇氏曰君弑畏偪而出

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

左氏傳晉侯使韓宣子來聘且告爲政而來見觀書於

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
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

夏叔弓如晉

左氏傳叔弓聘于晉報宣子也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左氏傳元年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矣（楚字子南）公孫黑又使強委禽焉犯懼告子產子產曰是國無政非子之患也唯所欲與適子南氏子晳怒既而櫜甲以見子南欲殺之而取其妻子南知之執戈逐之及衝擊之

以戈子晳傷而歸告大夫曰我好見之不知其有異志也故傷大夫皆謀之子產曰直鈞幼賤有罪罪在楚也乃執子南放之于吳六月丁巳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公孫段氏罕虎公孫僑公孫段游吉駟帶私盟于閨門之外實薰隧公孫黑強與於盟使大史書其名且曰七子子產弗討二年秋鄭公孫黑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傷疾作而不果駟氏與諸大夫欲殺之子產在鄙聞之懼弗及乘遽而至使吏數之曰伯有之亂以大國之事而未爾討也爾有亂心無厭國不女堪專伐伯有而

罪一也見襄三十年昆弟爭室而罪二也薰隧之盟女矯君位而罪三也有死罪三何以堪之不速死大刑將至再拜稽首辭曰死在朝夕毋助天為虐子產曰人誰不死凶人不終命也不速死司寇將至七月壬寅縊尸諸周氏之衢加木焉○劉氏傳稱國以殺大夫者罪累上也黑有罪其以累上言何惡鄭伯也何惡乎鄭伯言不能討有罪以放乎亂也其放乎亂柰何公孫黑伐良霄而逐之君弗誅也以為大夫又與公孫楚爭娶徐吾氏徐吾氏歸于楚君放楚也而盟諸大夫黑於是自以為卿

又將為亂疾作而卧子産使吏數諸其家則幸而勝之

兩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

左氏傳晉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來辭曰非伉儷也請君無辱公還季孫宿遂致服焉

三年傳曰鄭游吉如晉送少姜之葬梁丙張趯見之梁丙曰甚矣哉子之爲此來也子大叔曰將得已乎昔文襄之霸也其務不煩諸侯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夫人士弔大夫送葬無加命矣今嬖寵之喪不敢擇位而數於守適惟懼獲戾豈敢憚煩少姜有寵而死齊必繼室吾又將來賀不惟此行也張趯曰善哉吾得聞此數也然自今子其無事矣譬如火焉火中寒暑乃退此其極也能無退乎晉將失諸侯

諸侯求順不獲○泰山孫氏曰公如晉至河乃復者六唯二十二年書有疾明有疾而反餘皆譏公數如晉見距不能以禮自重大取困辱也劉氏意林曰道千乘之國至重也而動不以禮雖爲之卑伏曲從猶無益也適得輕焉吾以此觀之爲國以禮者必勝人之地矣孔子曰恭而無禮則勞又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數猶數數也進之不以禮者謂之數○常山劉氏曰凡人君動止有度豈可非禮而行又無故而乃復哉蓋進退皆非禮義也胡氏傳舉動人君之大節賢哲量之以行藏四隣視之以厚薄姦邪窺之以作止故有國必謹而後動此守身之本保國之基也禮雖自卑而尊人亦不妄悅人以自辱昭公不能據經守正失禮妄動是以進退失據蓋習儀以亟而不明乎禮之大節也其及也宜

季孫宿如晉

泰山孫氏曰公如晉而距之季孫宿如晉而納之是昭公季孫宿之不若也此晉侯之惡亦可見矣穀梁傳曰公如晉而不得入季孫宿如晉而得入惡季孫宿也○胡氏傳書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而昭公失國之因季氏逐君之漸晉人下比之迹不待貶絕而皆見矣

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公羊原作泉

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

左氏傳叔弓如滕葬成公○許氏曰以吾之大夫往報

成公之會襄葬也春秋卒葬諸侯有小大之體有褒貶之義有盛衰之變有施報之情無非教也

秋小邾子來朝

左氏傳小邾穆公來朝季武子欲卑之穆叔曰不可曹滕二邾實不忘我好敬以逆之猶懼其貳又卑一睦焉逆羣好也其如舊而加敬焉季孫從之

八月大雩

左氏傳旱也

冬大雨雹

北燕伯款出奔齊

左氏傳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冬燕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嬖公懼奔齊書曰北燕伯款出奔齊罪之也〇胡氏傳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燕伯欲去諸大夫固不君矣而大夫相與比以殺其外嬖是威脅其主而出之也與鬻拳之兵諫無異而獨罪燕伯何哉大夫國君之陪貳以公心選之而不可私也以誠意委之而不可疑也以隆禮待之而不可輕也以直道御之而不可辱也否則是忽其陪貳以自危矣晉厲公殺三

郤立胥童而弑於匠麗氏漢隱帝殺楊史立郭允明而弑於蘇村衛獻公黜冢卿而信其左右亦奔夷儀故人主不尊陪貳而與賤臣圖柄臣者事成則失身而見弑事不成則失國而出奔此有國之大戒也春秋凡見逐於臣者皆以自奔爲文正其本之意

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公穀雹作雪楚氏注或作雹

左氏傳大雨雹季武子問於申豐曰雹可禦乎對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爲災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乎取

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大夫命婦喪浴用冰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啓之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自命夫命婦至于老疾無不受冰山人取之縣人傳之輿人納之隸人藏之夫冰以風壯而以風出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徧則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菑霜雹癘疾不降民不夭札今藏川池之冰棄而不用風不越而殺雷不發而震雹之為災誰能

之乃許楚使使叔向對曰寡君有社稷之事是以不獲春秋時見諸侯君實有之何辱命焉楚子問於子產曰晉其許我諸侯乎對曰許君晉君少安不在諸侯其大夫多求莫匡其君在宋之盟又曰如一若不許君將焉用之王曰諸侯其來乎對曰必來從宋之盟承君之驩不畏大國何故不來不來者其魯衛曹邾乎曹畏宋邾畏魯魯衛偪於齊而親於晉唯是不來其餘君之所及也夏諸侯如楚魯衛曹邾不會曹邾辭以難公辭以時祭衛侯辭以疾鄭伯先待於申六月丙午楚子合諸侯

于申椒舉言於楚子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爲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愼禮矣霸之濟否在此會也夏啓有鈞臺之享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酆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君其何用宋向戌鄭公孫僑在諸侯之良也君其選焉王曰吾用齊桓王使問禮於左師與子產左師曰小國習之大國用之敢不薦聞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子產曰小國共職敢不薦守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王使椒舉侍於後以規過卒事不規王問其故對

曰禮吾所未見者有六焉又何以規楚子示諸侯侈椒舉曰夫六王二公之事皆所以示諸侯禮也諸侯所由用命也夏桀爲仍之會有緡叛之商紂爲黎之蒐東夷叛之周幽爲大室之盟戎狄叛之皆所以示諸侯汰也諸侯所由棄命也今君以汰無乃不濟乎王弗聽○杜氏注胡國汝陰縣西北有胡城申南陽宛縣泰山孫氏曰姜姓國○何氏注不殊淮夷者楚子主會故君子不殊其類○程氏傳晉平公不在諸侯楚於是強爲伯者之事○泰山孫氏曰中國自宋之會政在大夫諸侯不見者十年

此書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者楚子大合諸侯于此也楚子得以大合諸侯于此者桓文既死中國不振衰亂日甚幅裂橫潰制在夷狄故也故自是天下之政中國之事皆夷狄迭制之至于平丘召陵之會諸侯雖云再出尋復叛去不足道也呂氏曰楚子爲主大會諸侯中國之無政也可知矣然自襄公三年雞澤之會諸侯同盟矣而叔孫豹始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襄十六年溴梁之會獨大夫盟諸侯不與也至襄二十七年宋之會大夫自會爾諸侯不往也此歲會于申諸侯始復而楚子主之淮夷與焉天下之事可知矣○胡氏傳申之會楚子爲主而

不殊淮夷是在會諸侯皆狄也其意也何楚虔弑麇以
立而求諸侯於晉晉人許之中國從之執徐子圍朱方
遷賴於鄢城竟莫校畏其強盛則曰晉楚惟天所相不
可與爭戕陳不能救則曰陳亡而楚克有之天道也滅
蔡而又不能救則曰天將棄蔡以壓楚而降之罰也至
使窮凶極惡師潰于訾梁身竄于棘里而縊於申亥氏
人不致討而天自討之是責命于天以人事為無益而
弗為也而可乎弑君之賊在春秋時有臣子討之則衛
人殺州吁是也有四鄰討之則蔡人殺陳佗是也臣子

不能討之於内四鄰不能討之於外有與之會以定其位則齊侯及魯宣公會于平州是也有受其賂以免於討則晉侯及諸國會于扈是也然至此極矣則未有不以為賊而又推為盟主相與朝事之以聽順其所為而不敢忤者也故申之會不殊淮夷者以在會諸侯皆為夷狄之行皆王法所當斥而不使夏變於夷之意也

楚人執徐子

左氏傳徐子吴出也以為貳焉故執諸申言楚子以疑罪執諸侯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吴

左氏傳秋七月楚子以諸侯伐吴宋大子鄭伯先歸宋

華費遂鄭大夫從

執齊慶封殺之

左氏傳使屈申圍朱方八月甲申克之執齊慶封而盡

滅其族將戮慶封椒舉曰臣聞無瑕者可以戮人慶封

唯逆命是以在此其肯從於戮乎播於諸侯焉用之王

弗聽負之斧鉞以徇於諸侯使言曰無或如齊慶封弑

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慶封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

子圍弑其君兄之子麇而代之以盟諸侯王使速殺之

○穀梁傳慶封其以齊氏何也爲齊討也慶封弑其君而不以弑君之罪罪之者慶封不爲靈王服也不與楚討也春秋之義用貴治賤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治亂也孔子曰懷惡而討雖死不服其斯之謂與

春秋書殺他國大夫之法有二凡有罪而當誅者書曰某人殺某若楚人殺陳夏徵舒是也無罪而不服者書執而殺之若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楚人執行人干徵師殺之是也慶封有與弑其君之罪楚子殺之宜也不曰殺齊慶封而曰執齊慶封殺之者楚靈

有諸己而非諸人是以慶封不服而春秋亦不得絕以討賊之法書之也

遂滅賴公穀賴作厲

左氏傳遂以諸侯滅賴遷賴于鄢楚子欲遷許於賴使鬬韋龜及公子棄疾城之而還申無宇曰楚禍之首將在此矣召諸侯而來伐國而克城竟莫校王心不違民其居乎言將有事不得安也民之不處其誰堪之不堪王命乃禍亂也○穀梁傳遂繼事也○許氏曰惡其因義而爲利以惡終也

九月取鄟

左氏傳莒亂著丘公立而不撫鄟鄟叛而來許氏曰使不用師徒則書之之辭必有異矣謂之鄟不附莒故魯得易而取之則可爾○泰山孫氏曰

按襄六年莒人滅鄫此言取鄫者蓋莒滅鄫以為附庸

今魯取之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左氏傳初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遇婦人使私為食而宿焉適齊娶于國氏生孟丙仲壬及宣伯奔齊魯人召之歸既立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問其姓對曰余子

長矣能奉雉而從我矣召而見之名之曰牛遂使爲豎

有寵長使爲政公孫明知叔孫於齊歸未逆國姜子明

取之故怒其子長而後使逆之田於丘蕕遂遇疾焉豎

牛欲亂其室而有之強與孟盟不可譖諸叔孫使拘而

殺諸外又強與仲盟不可遂之奔齊疾急命召仲牛許

而不召杜泄見告之飢渴授之戈對曰求之而至又何

去焉豎牛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使寘饋于个而退牛

弗進則置虛命徹十二月癸丑叔孫不食乙卯卒牛立

昭子而相之五年仲至自齊季孫欲立之南遺曰叔孫

氏厚則季氏薄彼實家亂子勿與知不亦可乎南遺使
國人助豎牛攻諸大庫之庭司宮射之中目而死豎牛
取東鄙三十邑以與南遺昭子即位朝其家衆曰豎牛
禍叔孫氏使亂大從殺適立庶又披其邑將以赦罪罪
莫大焉必速殺之豎牛懼奔齊孟仲之子殺諸塞關之
外仲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周任有言曰為
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

左氏傳季孫謀去中軍豎牛曰夫子固欲去之正月舍

中軍卑公室也毀中軍于施氏成諸臧氏季孫不欲親其議勑二家諸大夫發毀置之討又取其令名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罷中軍季孫稱左師孟氏稱右師叔孫氏自以叔孫爲軍名三家各有一軍家屬季孫無所入於公叔孫以父兄歸公孟氏復以子弟之半歸公令季氏簡人擇取二國人盡屬三家三家隨時獻公而已以書使杜泄告於叔孫之殯曰子固欲毀中軍既毀之矣故告杜泄曰夫子唯不欲毀也故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受其書而投之帥士而哭之○胡氏傳三軍作舍皆自三

家公不與焉公室益卑而魯國之兵權悉歸于季氏矣兵權有國之司命三綱軍政之本原書其作舍而公孫于齊薨于乾侯定公無正必至之理也已則不臣三綱淪替南遺叛陽虎專季斯囚而三桓子孫微矣亦能免乎書曰舍中軍微辭以著其罪也○襄陵許氏曰叔孫豹卒而毀中軍則公若寄矣以是知豹之有力於公室所謂剝之无咎者歟名舍中軍而實欲變亂大正以盡公室作之自己舍之自己惡季氏也

石氏曰襄十一年作三軍季孫作之也此年舍中軍季孫舍之也作之舍之皆非天子之命又以卑公室其作之也公室之所征者叔孫氏之父兄

與孟氏之半而已及舍之也公室之所得者三家之貢而已故作三軍公室之征猶得五舍中軍公室不復有矣作三軍卑公室之漸舍中軍卑公室之極此所以兩書之非重其能復古也

楚殺其大夫屈申

左氏傳楚子以屈申爲貳於吳乃殺之以屈生爲莫敖

○劉氏傳稱國以殺大夫者罪累上也屈申之累上奈何楚人仇吳而疑屈申謂屈申貳於吳也而殺之然則屈申之罪何屈申之爲人臣也君弒則不能討國亂則不能去北面而事寇讎足以殺其身而已矣許氏曰春秋刑按見惡惡以疑罪殺人簡易之道也

公如晉

左氏傳公如晉自郊勞至于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魯侯焉知禮公曰何為自郊勞至于贈賄禮無違者何故不知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羈弗能用也奸大國之盟陵虐小國（謂伐莒取鄆）利人之難（往平莒亂而取鄫）不知其私（不自知有私難）公室四分民食於他（他謂三家）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為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在恤民憂國）而

屑屑焉習儀以亟（以習儀為急）言善於禮不亦遠乎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

左氏傳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牟夷非卿而書尊地也（范氏曰竊地之罪重故不得不錄其人）○杜氏注防茲城陽平昌縣西南有防亭姑幕縣東北有茲亭○公羊傳其言及防茲來奔何不以私邑累公邑也（呂氏曰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事與襄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罪同而習受之惡自見矣漆閭丘不言及牟婁及防茲何以言及牟婁牟夷之私邑防茲則他邑也故言及）○胡氏傳邾莒之大夫名姓不登於史策微也牟夷莒大夫曷為以姓氏通重地也以地叛雖

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爲不義弗可滅矣其書來奔是
接我以利而我入其利兩譏之也爲國以義不以利如
以利則上下交征而國危矣爲己以義不以利如以利
則患得患失亦無所不至矣春秋於三叛人雖賤必書
其名以懲不義懼滛人爲後戒也○襄陵許氏曰卿會
楚方盟而伐莒取鄆公如晉未反而受莒牟婁及防茲
惡季氏之專也

秋七月公至自晉

左氏傳莒人愬于晉晉侯欲止公范獻子曰不可人朝

而執之誘也討不以師而誘以成之惰也爲盟主而犯此二者無乃不可乎請歸之閒而以師討焉乃歸公七月公至自晉

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蚡公羊作濆穀梁作賁

左氏傳莒人來討不設備戊辰叔弓敗諸蚡泉莒未陳也○杜氏注魯地○泰山孫氏曰魯既受莒叛人邑又敗莒師于蚡泉其惡可知也

秦伯卒

左氏傳秦后子復歸于秦景公卒故也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左氏傳四年冬吳伐楚入棘櫟麻以報朱方之役五年冬十月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以報棘櫟麻之役薳射以繁揚之師會于夏汭越大夫常壽過帥師會楚子于瑣聞吳師出薳啓彊帥師從之遽不設備吳人敗諸鵲岸廬江舒縣有鵲尾渚楚子以馹至于羅汭吳子使其弟蹶由犒師楚人執之楚師濟羅汭沈尹赤會楚子次于萊山薳射帥繁陽之師先入南懷楚師從之及汝清吳不可入楚子遂觀兵坻箕之山是行也吳早設備楚無

功而還以蹶由歸楚子懼吳使沈尹射待命于巢薳啓彊待命于雩婁○杜氏注越國會稽山陰縣○胡氏傳越始見經而與徐皆得稱人何也吳以朱方處齊慶封而富於其舊崇慝也楚圍朱方執齊慶封殺之討罪也吳不顧義入棘櫟麻以報朱方之役狄道也楚於是以諸侯伐吳則比吳爲善而師亦有名其從之者進而稱人可也或者以詞爲主而謂不可去沈子徐越伐吳故特稱人誤矣以不可爲文詞而進人於越一字襃貶義安在乎

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

左氏傳杞文公卒弔如同盟禮也再同盟嘗怨杞因晉取其田而不廢喪紀故禮之

葬秦景公

左氏傳大夫如秦葬景公禮也

夏季孫宿如晉

左氏傳季孫宿如晉拜莒田也

葬杞文公

宋華合比出奔衛

左氏傳宋寺人柳有寵大子佐惡之華合比曰我殺之柳聞之乃坎用牲埋書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族旣盟于北郭矣公使視之有焉遂逐華合比合比奔衛於是華亥欲代右師乃與柳比從而爲之徵曰聞之久矣公使代之亡人華臣也襄十七年奔衛亥合比弟見於左師左師曰女夫也必亡女喪而宗室於人何有人亦於女何有○襄陵許氏曰經書宋公殺其世子痤宋華合比出奔衛皆著寺人讒慝以爲世戒而秦漢以來庸君衰季溺心嬖習遠去忠良亂亡相屬若出一軌春秋惡可一日而不

開明哉○胡氏傳宋公寵信閽寺殺世適痤而父子之恩絕逐華合比而君臣之義睽刑人之能敗國亡家亦可畏矣猶有任趙高以亡秦信恭顯十常侍以亡漢寵王守澄田令孜以亡唐而不知鑒覆車之轍者不亦悲夫凡此類直書而義自見矣

秋九月大雩

左氏傳旱也

楚薳罷帥師伐吳

左氏傳徐儀楚聘于楚楚子執之逃歸懼其叛也使薳

洩伐徐吳人救之令尹子蕩帥師伐吳師于豫章而次于乾谿（乾谿在譙國城父縣南楚東竟）吳人敗其師于房鍾（吳地）吳獲宮廄尹棄疾子蕩歸罪於薳洩而殺之○襄陵許氏曰敗楚師者非薳洩也而洩伏其誅故書薳罷伐吳以正之楚再不競於吳乃弭兵鋒有事陳蔡至復伐徐而國亂矣吳蓋自是休兵息民國始寖強

冬叔弓如楚

左氏傳叔弓如楚聘且弔敗也○襄陵許氏曰四年公不會申既而覆楚兵威將朝楚而未能故以叔弓先聘

明年而躬繼之也

齊侯伐北燕

左氏傳齊侯如晉請伐北燕晉侯許之十二月齊侯遂伐北燕將納簡公晏子曰不入燕有君矣民不貳吾君賄左右諂諛作大事不以信未嘗可也七年正月癸巳齊侯次于虢燕人行成曰敝邑知罪敢不聽命先君之敝器請以謝罪公孫晳曰受服而退俟釁而動可也二月戊午盟于濡上燕人歸燕姬賂以瑤罋玉櫝斝耳不克而還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

穀梁傳平者成也暨猶暨暨也暨者不得已也以外及內曰暨 陸氏微旨曰爾雅曰暨及也又曰暨不及據實言之及是齊人及魯平非魯欲之不可言會齊之平不可言齊及我平故書曰暨以明外及內且非魯之志也○高郵孫氏曰暨不得已也齊來求平不得已而許之故曰暨且明非魯志也 ○襄陵許氏曰襄公之世齊數伐魯至齊景公一使慶封來聘而不書會報至是乃暨齊平○劉氏傳暨人以平非禮也蓋強之也 胡氏傳我所欲曰及不得已曰暨當是時昭公結昏強吳外附荆楚其與齊平無汲汲之意乃鄰求於魯而許之平也故曰暨至定公八年魯再侵齊結大国之怨見侵必矣其與齊平非不得已乃魯求於齊而欲其平也故曰及平者聖人之所貴然或以賄

賂而結乎或以臣下而僭乎或以附夷狄而得乎或以侵犯大国而急於乎皆罪也致其事而輕重見矣○意林曰齊大魯小魯為齊弱以矣然而能望齊以乎者介於楚也夫不自計德之厚薄勢之利害而借人之威以憑諸侯是以遠者不服近者不親此最得失之機也崇夷狄陵中国昭公之棄其国死於外諸侯莫之救也從此生矣

三月公如楚

左氏傳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大宰薳啓彊曰臣能得魯侯薳啓彊來召公辭曰昔先君成公命我先大夫嬰齊曰吾不忘先君之好將使衡父照臨楚國嬰齊受命于蜀蜀盟在成二年我先君共王引領北望日月以

㠯傳序相授於今四王矣嘉惠未至唯襄公之辱臨我喪今君若步玉趾辱見寡君寵靈楚國以信蜀之役是寡君既受貺矣何蜀之敢望君若不來使臣請問行期問會見伐之期寡君將承質幣而見于蜀以請先君之貺三月

公如楚

叔孫婼如齊涖盟婼公羊作舍涖公穀文從莅

穀梁傳莅位也内之前定之辭謂之莅外之前定之辭謂之來○襄陵許氏曰始暨齊平故盟以結好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立九年

穀梁傳鄉曰衛齊惡在元年今曰衛侯惡此何爲君臣同名也君子不奪人名不奪人親之所名重其所以來也王父名子也親之所名臣雖欲改君不當聽欲使人重父命也父受名于王父王父沒則稱王父命名之

九月公至自楚

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

左氏傳季武子卒○襄陵許氏曰季武子相魯作三軍舍中軍唯己所利取鄆瀆盟敗諸侯約幾陷名卿以爲

國憂則知昭公乾侯之禍此其專欲不忌之習非一日也

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

左氏傳陳哀公元妃鄭姬生悼大子偃師二妃生公子留下妃生公子勝二妃嬖留有寵屬諸司徒招與公子過哀公有廢疾三月甲申公子招公子過殺悼大子偃師而立公子留夏四月辛亥哀公縊○穀梁傳鄉曰陳

公子招今曰陳侯之弟招何也曰盡其親所以惡招也兩下相殺不志于春秋此其志何也世子者唯君之貳也云可以重之存焉志之也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親之也親而殺之惡也○陸氏微旨稱弟以殺大子既罪其逆且言骨肉相殘又譏陳侯失教也○孫氏發微其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親之者所以甚招之惡也招以叔父之親不顧宗社之重殞冢嗣以立庶孽致楚滅陳招之由也常山劉氏曰招殺偃師既曰陳侯之弟矣又曰殺世子何也曰夏四月陳侯溺卒則是陳侯既病可知矣招乘間殺君之嗣適欲取其國蓋不特骨肉相

殘也○胡氏傳此公子招特以弟稱者著招憑寵稔惡而陳侯失親親之道也招固有罪矣陳侯信愛其弟何以為失親親乎尊賢者親親之本不能擇親之賢者厚加尊寵以表公族而徇其私愛施於不令之人以至亡國敗家豈不失親親之道乎其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交敗之也○襄陵許氏曰陳衰寵其庶子資以強輔而濟之權以軋大子使之失職至於亂作躬受其禍惟其暱愛法不勝私也悲夫

叔弓如晉

左氏傳晉侯築虒祁之宮叔弓如晉賀虒祁也游吉相鄭伯以如晉亦賀虒祁也史趙見子大叔曰甚哉其相蒙也可弔也而又賀之○襄陵許氏曰財費廣侈則國貧力役煩勞則民敝締搆彫琢輪奐之功盛則恭儉純茂之德衰矣此之謂可弔者也而諸侯賀之是以人君得意海內則安於亂亡而不自知蓋諛之者衆也志叔弓如晉是已當楚之隆勢尊諸夏而晉弗慮圖唯宮室之崇以為安榮乎公其可謂志卑矣

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陳公子留出奔鄭

左氏傳于徵師赴于楚且告有立君公子勝愬之于楚楚人執而殺之公子留奔鄭書曰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罪不在行人也○穀梁傳稱行人怨接於上也○劉氏傳稱人以執者非伯討也此其爲非伯討奈何楚人惡公子招而殺干徵師非其罪也古者兵交使在其間可也○蘇氏曰楚將討陳故留出奔留旣爲君矣不曰陳留而曰陳公子留何也留立於招耳未成爲君也

秋蒐于紅

左氏傳秋大蒐于紅自根牟至于商衛革車千乘大蒐數軍實簡車馬也根牟魯東界商宋地魯西界接宋衛也言千乘見魯衆之大數○杜氏注紅工魯地沛國蕭縣西有紅工亭遠疑○穀梁傳因蒐狩以習武事禮之大者也艾蘭以為防防為田之大限置旃以為轅門旃旌旗之名周禮通帛為旃轅門昂車以其轅表門以葛覆質以為槷質椹也槷門中臬流旁握御擊者不得入流旁握謂車兩轊頭各去門邊容握握四寸也擊挂則不得入門車軌塵塵不出轍馬候蹄發足相應遲速相投揜禽旅揜取衆禽御者不失其馳然後射者能中不失馳騁之節過防弗逐不從奔之道也戰不逐奔之義面傷不獻嫌誅降不成禽不獻惡殺夭禽雖多天子

取三十焉其餘與士衆習射於射宮取三十以共乾豆賓客君之庖射宮擇宮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是以知古之貴仁義而賤勇力也○劉氏傳蒐春事也秋興之非正也蒐有常地矣于紅亦非正也然則曷爲不言公公不得與於蒐爾公曷爲不得與於蒐三家者專魯而分之政令出焉公民食焉爾意林曰紅之蒐吾見其反天時矣易地理矣悖人倫矣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左氏傳陳公子招歸罪於公子過而殺之言招所以不死而得故

大雩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奐

左氏傳九月楚公子弃疾帥師奉孫吳圍陳孫吳悼大子偃師之子宋戴惡會之十一月壬午滅陳襄三十年鄭子產如陳莅盟歸告大夫曰陳亡國也不可與也聚禾粟繕城郭恃此二者而不撫其民其君弱植公子侈大子卑大夫敖政多門以介於大國能無亡乎不過十年矣〇穀梁傳惡楚子也〇呂氏曰公子招殺世子矣而放之越孔奐不知其罪而殺之淫刑不道甚也按杜氏注云奐招之黨他無所見蓋杜氏意料之辭耳然自宋之盟見於經執陳國之政久矣視君之亂從君於昏而無所正救蓋不能為有無者也雖有罪必不加於招矣録楚之放招而殺奐蓋以見楚子滅

人之國而以私意放殺其臣初不問其罪之輕重穀梁子所謂惡楚子者得其旨矣

葬陳哀公

左氏傳與嬖袁克殺馬毀玉以葬楚人將殺之請寘之既又請私私於幄加絰於顙而逃○穀梁傳曰不與楚滅閔之也○泰山孫氏曰十月壬午楚師滅陳此言葬陳哀公如不滅之辭者楚子葬之也不言楚子葬之者不與楚子滅陳葬哀公故以陳人自葬爲文所以存陳也

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

左氏傳叔弓宋華亥鄭游吉衛趙黶會楚子于陳楚子在陳故四國大夫往不行會禮故不總書○襄陵許氏曰楚既滅陳威震諸夏是以無所號召而諸國之大夫會之

許遷于夷

左氏傳二月庚申楚公子棄疾遷許于夷實城父此時改城父為夷故傳實之城父縣屬譙郡取州來淮北之田以益之○杜氏注許畏鄭欲遷故以自遷為文

夏四月陳災災公穀並作火

公羊傳陳已滅矣其言陳火何存陳也曰存陳悕矣滅

人之國執人之罪人殺人之賊葬人之君若是則存陳
悕矣○胡氏傳凡外災告則書今楚人滅陳夷於屬縣
使穿封戌爲公矣必不遣使告於諸侯言亡國之有天
災也何以書於魯國之策乎當是時叔弓與楚子會于
陳則目擊其事矣雖彼不來告此不往弔叔弓使畢而
歸語陳故也魯史遂書之爾或曰國史所書必承赴告
豈有憑使人之言而載之於史者曰周景王崩有尹單
猛朝之變固無赴告矣叔鞅至自京師言王室之亂也
春秋承其言遂書於策亦此類爾仲尼作經存而弗革

者蓋興滅國繼絶世以堯舜三代公天下之心爲心異於孤秦罷侯置守欲私一人以自奉者所以歸民心合天德也公羊穀梁以爲存陳得其旨矣

秋仲孫玃如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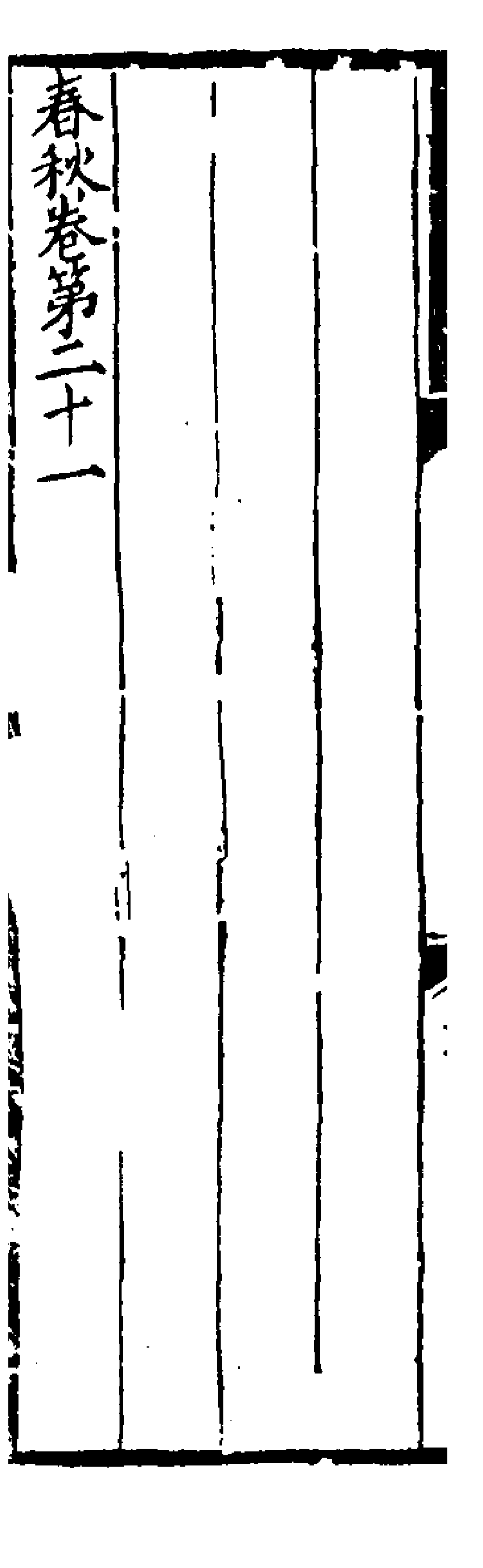
左氏傳孟僖子如齊殷聘禮也自叔老聘齊至今二十年禮意久曠今脩盛聘以無忘舊好故曰禮

冬築郎囿

左氏傳築郎囿季平子欲其速成也叔孫昭子曰詩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焉用速成其以勦民也無囿猶可

無民其可乎○襄陵許氏曰公內制於強臣外輕於大國亂亡危辱兆矣是之弗慮而築郎囿不時孰甚焉蒐田築囿知公之志日以荒也

以左氏觀之有以見季孫意如逢其君以耳目之娛而日竊其權昭公安之而莫之悟也人君於此可不戒哉


春秋卷第二十一

春秋卷第二十二　張洽集傳

昭公

十年春王正月

夏齊欒施來奔 鄭公羊作晉非

左氏傳齊惠欒高氏皆耆酒信内多怨彊於陳鮑氏而惡之夏有告陳桓子曰子旗子良將攻陳鮑亦告鮑氏桓子授甲而如鮑氏遭子良醉而騁遂見文子則亦授甲矣使視二子則皆飲酒桓子曰彼雖不信聞我授甲則必逐我及其飲酒也先伐諸陳鮑方睦遂伐欒高氏

子良曰先得公陳鮑焉往遂伐虎門公卜使王黑以靈姑銔率吉請斷三尺焉而用之五月庚辰戰于稷欒高敗又敗諸莊國人追之又敗諸鹿門欒施高彊來奔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意如公羊作隱如後並同

左氏傳季平子伐莒取郠獻俘始用人於亳社以人祭亳社臧武仲在齊聞之曰周公其不饗魯祭乎○胡氏傳前巳舍中軍矣曷爲猶以三卿並將乎季氏毀中軍四分公室擇其二三家各有其一至是季孫意如身爲主將二子各率一軍爲之副則三軍固在其曰舍之者特欲

中分魯國之衆爲己私耳以爲復古則誤矣襄公以來既作三軍地皆三家之土民皆三家之兵每一軍出各將其所屬而公室無與焉是知雖舍中軍而三卿竝將舊額固存矣○杜氏注取鄆不書公見討於平丘故諱之

戊子晉侯彪卒

左氏傳晉平公卒鄭伯如晉及河晉人辭之游吉遂如晉

九月叔孫婼如晉葬晉平公

左氏傳九月叔孫婼齊國弱宋華定衛北宮喜鄭罕虎許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如晉葬平公也

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公羊成作戌

左氏傳宋平公卒○杜氏注無冬闕文

十有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二月公羊作正月

左氏傳叔弓如宋葬平公也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

左氏傳楚子在申召蔡靈侯靈侯將往蔡大夫曰王貪

而無信唯蔡於感恨也今幣重而言甘誘我也不如無往蔡侯不可三月丙申楚子伏甲而饗蔡侯于申醉而執之夏四月丁巳殺之刑其士七十人○公羊傳楚子虔何以名絕曷爲絕之爲其誘討也此討賊也雖誘之則曷爲絕之懷惡而討不義君子不與也穀梁傳何爲名之也夷狄之君誘中國之君而殺之故謹而名之也○陸淳微旨曰般弑君父之賊也誘而殺之何爲其不可乎楚子內利其國外託討罪故不許其誘而責其詐也夫以大國之力而討小國之逆當聲其罪而伐之唱大義於天下今乃幣重言甘誘而殺

之雖曰討賊實取其國蔡侯之罪自不容誅楚子之惡亦已甚矣故聖人名之言其非人君也胡氏傳世子般弑其君諸侯與通會盟十有三年矣是中國變爲夷狄而莫之覺也楚子若以大義唱天下奉詞致討執般於蔡討其弑父與君之罪殄其身潴其宮室謀於蔡衆置君而去雖古之征暴亂者不越此矣又何惡乎今虔本心欲圖其國不爲討賊舉也而又挾欺毀信重幣甘言詐誘其君執而殺之肆行無道貪得一時流毒於後棄疾以是殺戎蠻商鞅以是紿魏將秦人以是刼懷王傾危成俗天下大亂劉項之際死者十九聖人深惡楚虔而名之也其慮遠矣後世誅討亂臣者或畏其强或幸其弱不以大義興師至用譎謀詐力僥倖勝之若事之捷反側皆懼苟其不捷適足長亂如代宗之圖思明寔宗之紿王弁昧於春秋垂戒之旨矣○陸淳纂例曰兩書名俱罪之也○穀梁傳稱月稱日稱地謹之也

楚公子弃疾帥師圍蔡

左氏傳楚公子弃疾圍蔡韓宣子問於叔向曰楚其克乎對曰克哉蔡侯獲罪於其君而不能其民天將假手于楚以斃之何故不克然肸聞之不信以幸不可再也楚王奉孫吳以討於陳曰將定而國陳人聽命而遂縣之今又誘蔡而殺其君以圍其國雖幸而克必受其咎弗能久矣○陸淳微旨曰棄疾不能諫止而又帥師圍蔡從君於昏亦已甚矣此亦不待貶絶而惡見者也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

杜氏注昭公母胡女歸姓

大蒐于比蒲

公羊傳大蒐者何簡車徒也何以書蓋以罕書也○劉氏傳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喪不貳事夫人歸氏薨大蒐于比蒲非禮也羊舌肸曰魯君其亡乎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慼○胡氏傳其曰大蒐越禮也君有重喪國不廢蒐不忌君也三綱軍政之本君執此以馭其下臣執此以事其上政之大本於是乎在君有三年之慼而國不廢一日之蒐則無本矣然則君有重喪

喪不貳事以簡車徒爲非禮也乃有身從金革而無避者獨何與曰喪不貳事大比而簡車徒則廢其常可也有門庭之寇而宗廟社稷之存亡係焉必從權制而無避矣伯禽服喪徐夷並興至于東郊不閉出戰之師與築城之役同日並舉度緩急輕重蓋有不得已焉者矣晉王克用薨梁兵壓境而莊宗決勝於夾寨周太祖殂契丹入寇而世宗接戰於高平若此者君行爲顯親非不顧也臣行爲愛君非不忌也唯審於輕重緩急之宜斯可矣

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祥祲祥公羊作侵羊

左氏傳齊歸薨大蒐于比蒲非禮也孟僖子會邾莊公盟于祲祥修好禮也蒐非存亡之由故臨喪不宜爲之盟會以安社稷故喪盟謂之禮

○杜氏注祲祥地闕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慭公羊作屈銀

左氏傳楚師在蔡晉荀吳謂韓宣子曰不能救陳又不能救蔡物以無親晉之不能亦可知也已爲盟主而不恤亡國將焉用之秋會于厥慭謀救蔡也鄭子皮將行

子產曰行不遠不能救蔡也蔡小而不順楚大而不德
天將棄蔡以壅楚盈而罰之蔡必亡矣且喪君而能守
者鮮矣晉人使狐父請蔡于楚弗許○襄陵許氏曰蔡
能嬰城堅不下楚此易助也而厥慭合天下之兵畏不
敢救遣使請命示之不能使楚益驕有以量中國之力
而卒取之此韓起之罪也卿不足書而書者中國不競
苟有善意斯存之矣蓋自是後春秋之譏世益略不得
復以禮義望諸侯之君臣矣去賛至於失劉之末海水
羣飛叙于天杭故志事而無譏焉者終不可語之義闇

一譏之者存不忍弃之仁也胡氏傳文十五年晉靈公帥八國之諸侯盟于扈春秋畧而不序者諱伐齊而不克定其亂也襄三十年叔孫豹會十二國之大夫于澶淵諸國之大夫皆稱人魯卿諱而不書者視蔡亂而不能討其賊也今楚將戍蔡請于楚而弗許晉之不能亦可知矣畧爲諸國猶序而大夫無貶乎扈之盟晉侯受賂弗克而還諸侯畧而不序亡義利之分也澶淵之會謀救宋災而不討蔡罪大夫貶而稱人魯卿諱而不書失輕重之別也亡義利之分爲不仁失輕重之別爲不智今晉與諸侯心欲救蔡而力弗加焉則無惡也凡此見春秋明義利審輕重以恕待人而不求其備矣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

左氏傳葬齊歸公不慼叔向曰魯公室其卑乎君有大喪國不廢蒐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慼國不恤喪不

忌君也君無戚容不顧親也國不忌君君不顧親能無卑乎殆其失國○公羊傳齊歸者何昭公之母也○杜氏注齊諡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有穀梁作友

左氏傳楚子滅蔡用隱大子于岡山申無宇曰不祥五牲不相為用況用諸侯乎王必悔之楚子城陳蔡不羹襄城縣東南有不羹城定陵西北有不羹亭使棄疾為蔡公問於申無宇曰棄疾在蔡何如對曰擇子莫如父擇臣莫如君鄭莊公

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言五官之長專盛過節則不可居邊細弱不勝任亦不可居朝廷）親不在外羈不在內今棄疾在外鄭丹在內君其少戒王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鄭京櫟實殺曼伯宋蕭亳實殺子游齊渠丘實殺無知衛蒲戚實出獻公若猶是觀之則害於國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穀梁傳此子也其曰世子何也不與楚殺也一事注乎志惡楚子也○泰山孫氏曰諸侯在喪稱子此言世子有者未立也按四月楚子誘蔡侯般殺之圍蔡十有一月滅蔡執蔡世子有

以歸用之有窮迫危懼以至於死此未立可知也故曰世子○劉氏傳世子猶世世子也靈公弑其君其子非正也曷爲與之繼世春秋之設辭也非其人之罪也蓋其道之謂也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世子友守國楚師圍之八月而克之不能服於是乎虐用之古者父母之仇不與共天下寢苫枕戈終身則友之爲者盡於世子矣○胡氏傳內入國而以其君來外滅國而以其君歸皆服而以之易辭也既書滅蔡矣又書執蔡世子有者世子無降服之狀強執以歸而虐用之也世子繼世以

有國之稱必以此稱葬有者父母之仇不與共天下與民守國效死不降至於力屈就擒虜用其身而不顧也則友之為世子之道得矣○師氏曰春秋書滅國者多矣未有如此其暴者聖人詳其始末而記之書訪書圍書執蓋以傷中國之微而深惡夷狄之暴也

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左氏傳高偃納北燕伯款于唐因其衆也言因唐衆欲納之故得先入唐○杜氏注三年燕伯出奔齊高偃高傒玄孫陽即唐燕別邑中山有唐縣不言于燕未得國都○劉氏傳諸

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吕氏曰北燕伯不名劉質夫以謂與襄二十五年衛侯入于夷儀同蓋國君非臣下所當逐入于夷儀納于陽不名以正其君臣之分也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

左氏傳三月鄭簡公卒

夏宋公使華定來聘

左氏傳宋華定來聘通嗣君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

左氏傳齊侯衛侯鄭伯如晉朝嗣君也晉昭公新立　公如晉

至河乃復取鄭之役（在十年）莒人愬于晉晉有平公之喪未之治也故辭公公子慭遂如晉

五月葬鄭簡公

杜氏注三月而葬速

楚殺其大夫成熊（公羊作成然穀梁作成虎）

左氏傳楚子謂成虎若敖之餘也遂殺之（成虎令尹子玉之孫與鬭氏同出於若敖）或譖成虎於楚子成虎知之而不能行書曰楚殺其大夫成虎懷寵也

秋七月

冬十月公子慭出奔齊慭公羊作整

左氏傳季平子立而不禮於南蒯南蒯謂子仲吾出季氏而歸其邑於公子更其位我以費爲公臣子仲許之叔仲小南蒯公子慭謀季氏慭告公而遂從公如晉南蒯懼不克以費叛如齊子仲還及衛聞亂逃介而先及郊聞費叛遂奔齊

楚子伐徐

左氏傳楚子狩於州來次于潁尾使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楚子次于乾谿以爲

之援

晉伐鮮虞

左氏傳六月晉荀吳僞會齊師者假道於鮮虞遂入昔陽秋八月滅肥以肥子緜皐歸冬晉伐鮮虞因肥之役也○常山劉氏曰夫惇信明義中國之道也懷利尚詐夷狄之道也晉中國也鮮虞夷狄也晉恃中國之道反行夷狄之事故書曰晉伐鮮虞以狄之噫人之所以遠於夷狄者何哉惟在於義利誠僞之閒耳中國一失則遂入於夷狄可不慎哉故春秋之法猶謹嚴於此也○

胡氏傳獻公假道於虞以滅虢因執虞公以師與人稱之今晉雖為諱固可罪也而狄之不亦過乎楚奉孫吳討陳因以滅陳誘蔡般殺之因以滅蔡晉人視其殘虐莫能救則亦已矣而効其所為以伐人國是中國居而夷狄行也人之所以為人中國之所以為中國信義而已矣一失則為夷狄再失則為禽獸禽獸逼人人將相食自春秋末世至于六國亡秦變詐並興傾危成俗河決魚爛不可壅而收之皆失信棄義之明驗也春秋謹嚴於此制治未亂拔本塞源之意豈曰過乎

十有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

杜氏注南蒯以費叛故○左氏傳叔弓圍費弗克敗焉平子怒令見費人執之以為囚俘冶區夫曰非也若見費人寒者衣之飢者食之為之令主而共其乏困費來如歸南氏亡矣民將叛之誰與居邑若憚之以威懼之以怒民疾而叛為之聚也若諸侯皆然費人無歸不親南氏將焉入矣平子從之費人叛南氏十四年南蒯奔齊司徒老祁慮癸來歸費齊侯使鮑文子致之○陸氏曰凡家臣以邑叛悉不書叛但書大夫圍之則邑叛可

知矣且罪大夫無政而使家臣得專邑而叛也克之不書本非他國之邑也○胡氏傳費內邑也命上卿爲主將舉大衆圍其城若敵國然者家臣強大夫弱也語不云乎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矣夫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所惡於下者無以事上也所惡於上者無以使下也然後家齊而國治矣季孫意如以所惡於下者事上而不忠其君以所惡於上者使下而不禮於其臣出乎爾者反乎爾宜南蒯之及此也春秋之法不書內叛反求諸己而已矣其書圍費欲著其實不没之也劉氏

意林曰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曰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故春秋未嘗不惡臣不臣子不子也又察其本本治而未亂者有之矣天下所共棄也本不治而未亂者是乃其理君子所宜自審者也使周之王必無廢文武之法無過天之道諸侯雖大國孰敢慢其上諸侯必無僭天子其大夫雖陵大夫必無專其君其陪臣孰叛故南蒯雖以費入齊而春秋未以叛誅也事有本末法有原省季氏未得以叛名蒯則魯亦未得以強討季氏魯未得以強討季氏則周亦未得以僭絕魯其不正相承非一日之積矣衆人之治則以謂苟君君臣臣焉可矣王者之術必將曰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正己而物正乎此之謂王者之術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其君虔于乾谿谿穀梁文從溪

左氏傳楚薳氏之族及薳居許圍蔡洧蔓成然皆王所

不禮也因羣喪職之族啓越大夫常壽過作亂圍固城克息舟城而居之觀起之死也其子從在蔡事朝吳曰今不封蔡蔡不封矣我請試之以蔡公之命召子干子晳（元年子干奔晉子晳奔鄭）及郊而告之情強與之盟入襲蔡蔡公將食見之而逃（不知其故驚而辟之）觀從使子干食坎用牲加書而速行（並僞與蔡公盟之徵驗以示衆）已徇於蔡曰蔡公召二子將納之與之盟而遣之矣將師而從之（誑言將以師從二子）蔡人聚將執之辭曰失賊成軍而殺余何益乃釋之朝吳曰二三子若能死亡則如違之以待所濟若求安定則如與之

以濟所欲（與蔡公）且違上何適而可（上謂蔡公）衆曰與之乃奉蔡公召二子而盟于鄧依陳蔡人以國（因陳蔡而依之）楚公子比公子黑肱公子棄疾蔓成然蔡朝吳帥陳蔡不羹許葉之師因四族之徒（遠許蔡蔓）以入楚及郊蔡公使須務牟與史猈先入因正僕人殺大子祿及公子罷敵公子比爲王公子黑肱爲令尹次于魚陂（竟陵縣城西北有甘魚陂）公子棄疾爲司馬先除王宮使觀從從師于乾谿而遂告之且曰先歸復所後者劓師及訾梁而潰王聞羣公子之死也自投于車下曰人之愛其子也亦如余乎侍者曰甚

焉小人老而無子知擠于溝壑矣王曰余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右尹子革曰請待于郊以聽國人王曰衆怒不可犯也曰若入於大都而乞師於諸侯王曰皆叛矣曰若亡於諸侯以聽大國之圖君也王曰大福不再秪取辱焉然冊乃歸于楚王沿夏將欲入鄢（夏漢水別名順漢水南至鄢）芋尹無宇之子申亥求王遇諸棘闈以歸夏五月癸亥王縊于芋尹申亥氏○杜氏注乾谿在譙國城父縣南東竟○公羊傳此弑其君其言歸何易也其易奈何楚靈王爲無道作乾谿之臺三年不成百姓苦之諸

侯怨之公子棄疾主方城之外以君陳蔡脅比而立焉然後令于乾谿之役曰比已立矣先歸者復其田里後者劓衆潰而散靈王經而死（劉氏改正）又曰比之義宜乎效死不立○蘇氏曰比將為君不曰楚比而曰公子比何也比之歸非其謀也亂始於觀從而成於棄疾以比為名而已比迫於觀從而以身許之以致虔死則比雖不弑而弑君之名比尸之矣比之歸也虔猶在楚其不曰入何也觀從召之蔡人與之楚人不拒則比之歸無難也○胡氏傳或曰昭元年楚虔弑立比出奔晉十三年

比歸而虔弑于棘圍則比未嘗一日北面事虔爲之臣
虔又弑立固非比之君矣而書曰比弑其君虔何也曰
凡去國出奔而君不以爲臣則晉於欒盈是也臣不以
爲君則公子鱄於衛衎是也若去國雖久而爵祿有列
於朝出入有詔於國不掃其墳墓不收其田里不係累
其宗族即君臣之分猶在也比雖奔晉而晉人以羈待
比以國底祿固楚之亡公子也楚又未嘗錮之如晉之
於欒盈比又未嘗不向楚而坐如子鮮之於衛安得以
爲比非楚臣虔非比之君乎春秋書比弑其君虔明於

君臣之義也爲比者宜爭効死不立若國有所歸爲曹子臧魯叔肸不亦善乎今乃脅於勢而忘其守怵於利而忘其義被之大惡欲辭而不可得矣爲人臣遭變事而不知其權者若此類是也悲夫聖人之垂戒明矣

楚子棄疾殺公子比（公羊穀作弑）

左氏傳觀從謂子干曰不殺棄疾雖得國猶受禍也子干曰余不忍也從曰人將忍子吾不忍俟也乃行國每夜駭曰王入矣乙卯夜棄疾使周走而呼曰王至矣國人大驚使蔓成然走告子干子皙曰王至矣國人殺君

司馬將來矣君若早自圖也可以無辱衆怒如水火焉不可爲謀又有呼而走至者曰衆至矣二子皆自殺丙辰棄疾即位○公羊傳大夫相殺稱人此其稱名氏以弑何言將自是爲君也○襄陵許氏曰比已立矣其稱公子何未能君其國也未能君其國則棄疾殺之猶殺公子比爾曰公子比弑其君虔公子棄疾殺公子比此代辭也非討辭也討賊稱人以殺⊙蘇氏曰不曰棄疾而曰公子棄疾何也以親責之猶齊商人也趙氏曰不言棄疾之殺其兄比亦殺兄俱無骨肉之愛也○胡氏傳棄疾立比爲王而已爲司

馬固君比矣而殺之則宜書曰棄疾弑其君比而曰殺公子比何也初子干歸自晉觀從假棄疾命而召之來則來坎牲加書而強之盟則盟帥四族衆而使之入楚則入殺大子祿而立之爲王則王周走而呼於國中謂衆如水火而逼之自殺則自殺其行止遲速去就死生皆觀從與國人所爲而比未嘗可否之也安得爲棄疾之君乎然比兄也黑肱弟棄疾其季弟也立比爲王肱爲令尹疾爲司馬蓋國人以長幼之序立之也則宜書曰楚人殺比而春秋變文歸罪棄疾者誅其本意在於

代北而非討之也所謂輕重之權衡曲直之繩墨而懷
惡者亦無所隱其情矣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
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

左氏傳晉成虒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成虒祁爲在八年
取鄭故在十年晉將以諸侯來討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
示威知晉德薄欲以威服之乃並徵會告于吳秋晉侯會吳子于
良水道不可吳子辭乃還七月丙寅治兵于邾南革車
四千乘三十万人遂合諸侯于平丘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

晉侯使叔向告劉獻公曰抑齊人不盟若之何對曰盟以厎信君苟有信諸侯不貳何患焉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雖齊不許君庸多矣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啓行遲速唯君（言將爲晉討齊）叔向告于齊曰諸侯求盟已在此矣今君弗利寡君以爲請對曰諸侯討貳則有尋盟若皆用命何盟之尋叔向曰國家之敗有事而無業事則不經有業而無禮經則不序有禮而無威序則不共有威而不昭共則不明不明棄共百事不終所由傾覆也（業貢賦之業須礼而次序礼須威嚴而後共威須昭告神明而後信義著信義不明）

則棄威不威棄禮無禮無經無經無業故百事不成也是故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歲聘以脩其職業間朝以講禮三年而一朝正班爵帥長幼再朝而會以示威六年而一會以訓上下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十二年一盟以昭信義王巡守盟于方嶽之下志業於好講禮於等示威於衆昭明於神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恒由是興晉禮主盟懼有不治奉承齊犧而布諸君求終事也君曰余必廢之何齊之有唯君圖之寡君聞命矣齊人懼對曰小國言之大國制之敢不聽從叔向曰諸侯有間矣不可以不示衆八月辛未治兵建而不旆建立旌旗不曳其旆旆游也壬

申復旆之諸侯畏之○杜氏注平丘在長垣縣西南○

胡氏傳方是時楚人暴橫陵蔑中華在宋之盟爭晉先歃及虢之會仍讀舊書遂召諸侯爲申之會遷賴於鄢縣陳滅蔡此乃敵國外患臨深履薄恐懼省戒之時其君當倚於法家拂士以德脩國政其臣當急於責難陳善以禮格君心内結夏盟外攘夷狄復悼公之業若弗暇也今乃安於不競無憤恥自強之志惟宮室臺榭是崇是飾及諸侯皆貳顧欲示威徵會而以兵甲耀之不亦末乎春秋之法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貴事之預

恥以苟成而不要諸道者也是以深惡此會如下文所

貶云石氏曰楚靈合諸侯于申中國諸侯不復出者踰十年晉今秉楚之亂會諸侯于平丘乃不務以德懐遠近而治兵邾南務其事乎示諸侯威其亦異乎桓文之舉矣宜其不復振也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公不與盟陸氏纂例趙子曰甲戌穀梁作庚戌

左氏傳邾人莒人愬于晉曰魯朝夕伐我幾亡矣我之不共魯故之以晉侯不見公使叔向來辭曰諸侯將以甲戌盟寡君知不得事君矣請君無勤子服惠伯對曰君信蠻夷之訴以絕兄弟之國棄周公之後亦唯君寡君聞命矣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

之必可畏也況其率道其何敵之有牛雖瘠僨於豚上其畏不死南蒯子仲之憂其庸可棄乎若奉晉之衆用諸侯之師因邾莒杞鄫之怒以討魯罪間其二憂何求而不克魯人懼聽命甲戌同盟于平丘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子服湫從襄三十一年春穆叔至自晉見孟孝伯語之曰趙孟將死矣其語偷若趙孟死爲政者其韓子乎吾子盍與季孫言之可以樹善君子也晉君將失政矣若不樹焉使早備魯既而政在大夫韓子懦弱大夫多貪求欲無厭齊楚未足與也魯其懼哉又與季孫語晉故季孫不從及趙文子卒晉公室卑政在侈家韓宣子爲政不能圖諸侯魯不堪晉求讒慝弘多是以有平丘之會○杜氏曰邾魯同好又未嘗朝夕伐莒晉人無故信之所謂讒慝弘多也○泰山孫氏曰自宋之會諸侯

不出大夫專盟會者十年至申之會則又甚矣楚子以蠻夷之衆横行中國戕滅陳蔡以厭其欲諸侯莫敢抗楚子專盟會者又十年矣今晉昭秉楚靈弑逆之禍與劉子合諸侯同盟于平丘何所為哉此固不足道也故自是記會召陵諸侯復不出者二十四年至如鄟陵之會晉自不出此不足宗諸侯可知也○蘇氏曰諸侯方貳晉齊人不欲盟要之乃可故書同盟有不同者故也○程氏傳楚棄疾立諸侯懼之故同盟公不與盟晉罪公使不與盟雖欲辱公然得不與同盟之罪實為幸也○胡氏

傳會與盟同地再書平丘者書之重詞之複其間必有美惡焉再書平丘惡之也其惡之何也主盟中國而矜威力迫諸侯信夷詐以絶凡弟逞私憤閒憂疑詞繁而不殺惡其競力不道爲後世鑒也○杜氏注公不與盟非國惡故不諱○胡氏傳臣子之於君父隱諱其恥禮也十二國會于平丘公獨見辭不得與盟斯亦可恥矣直書其事而不隱何也晉主此盟德則不競務兵甲之威肆脅持之術以諸侯要天子之老而歃血以中國同惴夷狄篡立之主而結盟無禮義忠信誠慤之心而以

威詐莅之具此五不韙者得不與焉幸也聖人筆削春秋凡魯君可恥者必爲之隱諱至會于沙隨而公不得見盟于平丘而公不得與衆人常情必深沮喪以爲辱矣仲尼推明其故自反而縮雖晉國之嚴不可及也彼以其威我以其理彼以其勢我以其義夫何歉乎哉直書其事示後世立身行己之道也其垂訓之用大矣

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

胡氏傳稱人以執非伯討也自文公以來公室微弱三家專魯而季氏罪之首也宿及意如尤爲强逼元年伐

莒疆鄆十年伐莒取鄆中分魯國以自封植而使其君民食於家不臣甚矣何以為非伯討乎晉人若按莒邾有無之狀究南蒯子仲奔叛之因告於諸侯以其罪執之請於天子以大義廢之選於魯卿更意如之位收歛私邑為公室之民使政令在君三家臣順則方伯之職修矣今晉與邾通好初未有朝夕伐莒而鄆鄭之役又非昭公意也徒以邾莒之言曰我之不共魯故之以遂辭魯君而執意如則是意在貨財而不責其無君臣之義也何得為伯討乎稱人以執罪晉之偷也

公至自會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左氏傳楚之滅蔡也靈王遷許胡沈道房申於荊焉平王即位既封陳蔡而皆復之滅蔡在十二年許胡沈小國也道房申皆故諸侯楚滅以爲邑荊荊山也汝南有吳防縣即防國隱大子之子廬歸于蔡悼大子之子吳歸于陳○公羊傳此皆滅國也其言歸何不與諸侯專封也故使若有國者自歸者也○泰山孫氏曰楚靈滅之楚平既立將矯楚靈之惡以說中國也故復二國之後然則楚[illegible]滅之楚平復之舊與非舊也聖王不作諸侯不振二國之命制在夷狄故也

孔子以陳蔡自歸爲文所以[illegible]强夷而存中國也○常山劉氏曰陳蔡者先王之[illegible]國非楚可滅非楚可復也

故書爵歸言二國之嗣位其所固有國其所宜歸也○胡氏傳棄疾封之可謂有奉矣不言自楚者不與楚子之得封也○常山劉氏曰二君名者素非諸侯至此始立也

○胡氏傳陳列聖之後蔡王室之親見滅於楚廢而諸侯不能救復封於棄疾而諸侯不能與是以夷狄制諸夏也聖人至是懼之甚稱有不得已焉制春秋爲後法大要皆天子之事也其義則以公天下爲心興滅國繼絕世異於自私其身欲擅而有之者故書法如此爲天下國家而不封建欲望先王之治難矣

冬十月葬蔡靈公

左氏傳葬祭靈公禮也 穀梁傳變之不葬有三失德不葬弑君不葬滅國不葬然且葬之不與楚滅也 ○陸氏纂例國復乃葬凡三十一月

公如晉至河乃復

左氏傳公如晉荀吳謂韓宣子曰諸侯相朝講舊好也執其卿而朝其君有不好焉不如辭之乃使士景伯辭公于河

吳滅州來

左氏傳吳滅州來楚令尹子期請伐吳王弗許曰吾未撫人民未事鬼神未修守備未定國家而用民力敗不

可悔州來在吳猶在楚世子姑待之○泰山孫氏曰州來附庸蘇氏曰楚之附庸

春秋卷第二十二